

當我們一起走過的歲月

人生是一場驚奇的旅程，每個人就像一顆顆無名的星星，進入到浩瀚的宇宙銀河裡，虛無飄渺的遊盪，雖然前方有著大大小小不同的隕石阻礙著前進的方向，但我們依然能適時的衝破難關，不停地往前衝，這是因為有一股強大的力量包圍著我們，那就是—「愛」，愛是無形的，愛是溫暖的，愛是付出的，因為有愛，所以我們能更強大更勇敢的往前走，謝謝曾經給我力量的人們，我會永遠記得，當我們一起走過的歲月。

飄盪在銀河中的每個短暫停留，都讓我有很大的收穫，降落在這地球上，起先我並沒有發現自己和別人的不同，出生在平凡小康的家庭裡，在很多家人的呵護中長大，但是成長的歲月中，我逐漸發現自己的與眾不同。我想告訴媽媽我愛她，我會努力的控制自己的行為，我想告訴爸爸我崇拜他，我希望自己能讓他引以為榮，我想告訴哥哥我心疼他，我希望他感到沮喪時，永遠記得我會是他傾吐的對象，我想告訴老師我有認真聽課，即使我的眼睛沒有注視著黑板，我想告訴同學我的心很敏感脆弱，輕易的就會受傷，我想清清楚楚、完完全全的表達我的想法，我想和大家一樣想說就說，想靜下來就靜下來，這簡單平凡的心願，對我卻像遙不可及的夢想，因為我是一個低口語和低張力的自閉女孩。

沒辦法講出完整的句子，我發出哀哀叫的聲音或是重複我會的語言，不停的不停的說著，當別人問我問題或和我說話時，我的腦子裡可能出現將近一百多個句子，因為數量太多，無法選出正確的句子來回答，因此我就更加焦慮而隨便亂說或是以哀哀叫的方式來傳達我想說的意思，就像一架惱人的轟炸機，無時無刻的發出聲響；當我不高興、緊張或者我自己也不了解的情緒產生時，我就會像鸚鵡一樣，一直一直重複著一樣的話，無法停止；當我需要發洩自己的情緒，讓心情放鬆時，我也會無法控制的一邊走，一邊喃喃自語，因為無法讓人了解的行為，不了解我的人都以異樣的眼光看著我、注視著我，這個問題也讓我的求學過程如同暴風雨中航行的船隻，走走停停，幸好航行途中總有一

股穩定的力量，一旦我偏離了航線，這股力量就會出現，將我推回原先的航道中，繼續前進。

生活中，隨時隨地，任何時刻，提供我能量的是我的媽媽，媽媽像一部發電機，不停的運轉，永遠默默地陪伴在我身邊，24小時全年無休。她對我的未來非常焦慮，她希望我上課時不要發出聲音，她希望我走路時不再喃喃自語，所以她到處去問醫生和心理師，她甚至求神問卜，找遍了所有方法，只為了能找到對的方式來幫助我。她運用手勢來提醒我把聲音先變小，緊握著我的手來安撫我的情緒，雖然開始時有一些改善，我可以跟一般人一樣，陪著媽媽去市場買菜，靜靜地牽著媽媽的手，並且幫媽媽提著重量不輕的青菜和水果，當有人稱讚我很乖巧，我可以感覺到媽媽臉上帶著驕傲的微笑和內心的欣慰，但是，那也只是很短暫的時光。就在即將就讀國中之前，國中的老師告訴媽媽，國中的同學可能沒辦法忍受我一直的發出聲音，因為我的聲音會影響他們上課，這對媽媽來說又是重重的一擊，也讓她變得更焦慮。不能用口語表達想法的我，如果還不能發出聲音來傳達，那還有什麼更好的方式呢？越是想阻止我，我的聲音就變得越大聲，媽媽了解我的需求，她知道我只是想把我的情緒表達出來，但是其他人並不了解。我也想要變正常，我也不想哀哀叫，但是我需要紓解課業或是同儕給我的壓力，我需要吶喊，喊出我的委屈，我需要發洩，發洩出我心中的不滿，無聲的世界是很痛苦的，唯有不斷的發出聲音，這樣才能讓我的心裡達到平衡，我常常看到媽媽面無表情地坐在沙發上發呆，似乎不知道在想什麼，或是躺在床上流淚，我想她一定覺得身心俱疲，想要幫助我讓我進步，但灰暗的天空卻透不出一點光。

「安靜」對我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的腦部有時會有不正常的放電，這是我沒辦法控制的事，有時我並不想發出聲音，但是就是控制不了，我也感到無奈又無助，曾經醫生試著用藥物來控制我發出聲音的狀況，但是效果並不顯著，所以只好放棄，國中的課業壓力遠比小學還要重的很多，所有的壓力一起來，我沒辦法承受，一度讓我有放棄求學的念頭，聲音不自覺得又變得更大

聲了，停留在原地不斷的打轉，每天我都只想擺爛過日子，我知道這是不對的事，我也試圖想讓自己不要發出怪聲，每當自己想要不發出聲音時，我的頭就會感到很痛很不舒服，手就會不自主的亂擺，腳就會不自主的抖動，這些使我身體非常不舒服，也使我看起來變得更怪，我就好像一枚隨時會爆炸的炸彈，蓄勢待發的想要亂射。蠟燭兩頭燒，我的課業加上我的聲音，媽媽想破了頭，她的憂鬱症更嚴重了，在最艱困的時刻，媽媽仍然沒有放棄一絲希望，她相信我能做到，也會做好。最後，她去請求老師減少我的功課，不要讓我的作業寫到半夜（因為我需要一字一字的敲打，作業完成的速度很慢），或是可以延長考試時間，讓我有充裕的時間完成考試。在學校或在家裡，媽媽會規定我不要發出聲音，她會抓著我的手用力搖，她會拿鍵盤讓我把心事打出來，減少我的焦慮，如果真的不行，她就會直接捏我的穴道，讓我疼痛不已，盡量讓我把聲音降到最小聲，雖然我不是很喜歡她使用的方法，偶爾也會有強烈的抗議聲音和行動，但是為了能控制住我自己，我時時提醒自己要配合，努力達到媽媽的要求。媽媽在家也會盡量的教導我功課，讓我能跟上國中的課程，她總是陪在我身邊，在學校裡，她會幫我抄筆記讓我可以回家複習，她也會訓練我的打字速度，讓我寫我喜歡的文章，她所做的總總努力，都是希望我有美好的未來。在跌跌撞撞的摸索過程中，媽媽始終用她溫柔且堅定的手緊緊握住我，帶領著我勇往直前。我們就在這艱苦又難熬的日子裡，互相的扶持，一步一步往前進。

六月初，五樓那端遠遠的長廊上傳來離別的歌曲：

「會不會有一天，時間真的能倒退，
退回你的我的回不去的悠悠的歲月，
也許會有一天，世界真的有終點，
也要和你舉起回憶釀的甜，
和你再乾一杯……」，

進入教室裡，看著大家聚精會神不停重複練習唱著這首五月天的「乾杯」，這將是大家一起唱的最後一首畢業的歌曲，我和同學真的要分開了，時光的流

逝，一轉眼就過了，不禁讓我回想起三年前，大家剛進國中時的情景，特殊的我，總是大家的焦點，我知道大家都以異樣好奇的眼神看著我。其實這種情形對我來說是稀鬆平常，我已經見怪不怪了。

剛進入班上的時候，大家都很害怕我，就好像我有傳染病，不想坐在我座位的附近，更不想碰到我摸過或我坐過的位子，下課時，大家也都竊竊私語地在談論著我的事情：她不會說話、她看起來很怪、她一直哀哀叫，只要班上有人生病請病假，她們就會說是我害的，做實驗時，沒有人會想跟我一組，總是離我遠遠的，曾經，綜合課拍微電影的課程，同組的女同學並沒有安排任何角色給我，只因為我不會說話，我心裡想著雖然我不會說話，但是我至少可以演路人甲，不用說話的一角，說不出話的痛苦，又再度把我推向萬丈的深淵，但是她們並沒有問我的意見，就自動的幫我刪除，不是我不願意參與，而是大家沒給我機會，未曾問過我、了解過我，我的心很受傷，很氣憤，也感到老天爺的不公平。當時的我，猶如瘟神，旁人見了就閃，宛如孤立的小島，自成一格，我的心如同被刀割似的，非常難受，壓力大到如氣球般，快爆炸了，連我都沒辦法原諒這樣的自己，我有病並不是我願意的，無法述說的痛苦，一直在我腦中盤旋，直到我看到了科學巨星史蒂芬·霍金的一句話：「一個人如果身體有了殘疾，決不能讓心靈也有殘疾。」，這句話鼓勵了我，如何讓大家認識奇特的我呢？我要讓大家知道我雖然外表怪，但我不會傷害他們，我主動的幫忙大家，看到有人的餐袋拉鍊沒拉，我就會跑過去拉好，我雖然會發出哀哀叫聲音吵到他們，但我在上課時盡量小聲的發出聲音，當同學跟我講話，有時我會用肢體表達我的想法，盡量讓他們了解我，不害怕我。就這樣，大家慢慢的習慣了我的存在。有些同學了解我後，會主動幫助我並當我的小天使，上體育課時，拉著走操場氣喘吁吁的我，陪我一起做體操，做實驗時，也會願意跟我在同一組，上課時，老師們已經習慣了我的聲音，似乎我的存在，已經被大家看見和接受，大家對我日漸熟悉，不再用異樣眼光看我，大家都很有默契。漸漸被接受的我，心裡感到撥雲見日般，灰色的烏雲慢慢從天空散去。

走過今年的畢業典禮，也就走過了苦澀的國中時代，我也從無知懵懂的小孩，準備進入競爭更嚴苛的高中，時間依舊沒停止，滴答滴答的走著，那些流逝的歲月不能再回頭了。這三年來媽媽的辛苦和壓力是沒停止過的，她的心臟和腎臟都出現了問題，我很謝謝她拖著疲憊的身心依然陪著我，我也要謝謝教過我的老師們及跟我朝夕相處的同學們，我雖不擅於表達我心中的感激，但是謝謝你們，謝謝大家願意接受我、包容我，我會永遠都記得，我們用歡笑和淚水一起編織的歲月。